

海南片羽

小心走好每一步

■ 大江

前些年的某个冬日，曾陪同师友到东山岭游览。东山岭在海南是座名山，有“仙山佛国”之称。这里，奇岩巨石琳琅满目，深邃古洞风光无限，千年古寺香火兴旺，摩崖石刻翰墨生香，尽管没有五指山的雄奇秀美，主峰高仅184米，却有“海南第一山”的美称，真可谓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。

上东山岭的路有三条，可乘缆车上山，坐电瓶车上山，也可登石级上山，而登石级上山可欣赏沿途的摩崖石刻，我们便选择登石级而上。入口处，即有“云路初阶”四个大字刻在石壁上。沿途景色清秀，树木繁盛，鸟语花香，一步一景。山上巨石遍布，这些石头是三叠纪2.39亿年前形成的花岗岩，有傲然独立、突兀高耸的巨石，有横卧凌霄的磐石，有陡峭直立的崖壁，奇形怪状、千姿百态，神态逼真，栩栩如生。千百年来，文人墨客在峭岬奇石上留下了210多处的摩崖石刻，尤以“东山耸翠”最为壮观。东山岭的上山道均利用当地的花岗岩条块铺就，有时平缓，走许多步才上一个台阶；有时坡度大，台阶狭窄陡峻，爬起来颇费些力气；有时还会走一段轻松的下坡路；有时雨后，路上长了苔藓，会打滑。

我们拾级而上，一路欣赏沿途美景。行到半山腰处，见一块石头上刻着“青云路”，寓意青云直上。海南民间有传说：宋代贬官李纲行到东山岭，决定剃度出家，但东山岭潮音寺的住持说他“尘缘未了，不能出家”。几天后，李纲果然接到朝廷诏书，官复原职。李纲神奇地东山再起。后人于是把李纲走过的这条路称为青云路。尽管只是传说，但青云路的命名，也说明民间百姓对这位抗金名将的崇敬和祝福。

恰在此时，一位下山的游客一个台阶未站稳，踉跄着差点摔倒。友人随口说了一句：“要小心走好每一步啊。”我们同行的人顿感暖意，并得到教育与警醒。是啊，登山要小心走好每一步，每个人的的人生之路何不如此呢？

人生犹如登山，需要付出辛勤的汗水和心智。行走于世，既要仰望星空，又要脚踏实地。或许前进路上会有一马平川，但多半会蜿蜒崎岖，布满荆棘。行到半路坡更陡时，还要不畏艰难，坚毅勇行，给予自己向上的信心和力量；在曲幽通天的路上奋力攀爬时，偶尔还会遇到洞天揽胜股的惊喜。平时在一个台阶上要走很多步，看起来没有上升，也不要心灰意冷，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，每向前走一步，离顶峰就更近一些。顺利时几年就连续上几个台阶，但坡陡路险，岔路几许，需要时刻保持清醒，谦虚谨慎，淡泊明志，尤其走好关键几步，不畏浮云遮望眼。

人生偶尔还会遇到走下坡路，更应把它当成一次必要的历练，犹如王维诗中的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意境，下坡是为了上坡，励精图治再出发，永不言弃，走好走稳人生每一步。

人生是场马拉松，跑得快不如跑得久，行稳才能致远，人生之路总会碰到各种调色板，顺境时勿春风得意，趾高气扬，逆境时需坚忍不拔、乐观豁达，无论顺境逆境，不计得失，小心走好每一步，一切皆风景。

烟火珠崖

邂逅那一湾海

■ 符志成

看海是一种习惯，但什么时间，和什么人看海，感觉却不一样，心情也不一样。

邂逅那一湾海，计划中好像没有，也许是组织者的临时安排或是缘分使然。

邂逅的那一湾海叫日月湾，惊涛拍岸，一浪接着一浪，不远处人影晃动，踩浪而行，的确是一个冲浪的好地方。点击微信位置，日月湾是个半月形的海湾，也许其因此而得名。

这里依山傍水，环境清幽，花木繁茂，其优越的天然环境，俨然成为冲浪儿的宠地，这里已多次举办过世界级冲浪比赛。

因邂逅，穿着皮靴，我没有漫步沙滩，同行的伙伴却不管那么多，欢快地扔掉鞋袜，踩着洁白松软细柔的沙，狂奔而去，临海处，任海水不断涌来，漫过脚趾，高喊：暖暖的，软软的，柔柔的，有一种飘浮的感觉托举着。还有我们此行的摄影师，干脆趴在沙滩上，只为那一个精彩的瞬间……

日月湾最让人激动的，当然是海浪。在离岸边几百米的海上，那些冲浪儿，从容地借助波浪传送的力量在海面上滑行，调整方向、助划、起身、站立，一气呵成，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海浪中，宛如一个个海中精灵在游走，他们是浪尖上的舞者，浪来浪去，释放无限激情，收获着无限的快乐，任他春暖花開，花凋叶落。

而我依旧远远伫立，任海风吹拂，看那涛声依旧，今年海岛的春天有点反常，多了丝丝凉意，身心浸染着清凉。身边椰树，海风飘过，椰韵阵阵；海上飞鸟、海浪、弄潮儿相互交融，这风景着实彰显着自然与生命的美妙律动。

在日月湾看海，那叫“海门”的两块巨石，的确叫人惊叹，礁石形状各异，散落在海滩，犹如通往大海的两扇门框，竖立在岁月的海水里。传说盘古开天地时，海中一块巨石被盘古一掌劈为两半，形成了如今的一道大海之门，出海的渔船经此门，以祈求海神保佑平安满仓而归。“海门”的沙滩上，有人在朝拜，只是不知是远方来的游人，还是当地的渔民。

当地人说，走进礁石间，你可以看见，小蟹爬行，小鱼游弋。在礁石缝中，穿流的海水，发出不同节奏的声音，时而凶猛，时而温柔，一阵又一阵，勇往直前，预示着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”的信念坚守。

这里，还有一个“日月同心，天长地久”的爱情俗语，一个广为传颂的爱情故事。一个本地渔家小伙，是冲浪高手，几年前，一位海南大学在校学生为了学习冲浪，来到日月湾，四个人教她都没教会，没想到渔家小伙一教，她就能站在冲浪板上“浪”了起来。

渔家小伙和海大学生因冲浪结缘，情定日月湾，日月湾便成了生长爱情的地方。你看，被称为“海门”的两块门状石头，是不是就像两个人，以山为盟，以海为誓，在娓娓倾诉着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。

邂逅那一湾海，如能躺在椰树下的吊床上，喝着天然的椰子水，闭上眼睛，什么都不想，静静地躺着，静静地听浪，直至永恒，多好。

南海博物馆远景看起来像一艘船，取意“丝路逐浪，南海之舟”。

博物馆内庭大多建得高阔深邃，入得其内，有种空茫感，觉出小我之微。那种小来自空间的对比，也来自时间的压迫。

见到了很多瓷器，心想它们躺在海里，或深或浅的海水日夜浸泡着，过了上千年，过了几百年，时间与海水一起给了它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况味。出水包浆与出土包浆完全不同。

元青花是传奇里的善本，烧造时间不长，留存于世的更少。元青花纹饰构图丰满，层次多而不乱。那些完整精美的青花瓷瓶美艳不可方物，格外触目惊心的是——一堆元青花瓷片。依稀可见的璀璨，在一个风高浪大的雨天沉入了南海。更残酷的是一船好男儿，他们的呐喊被浪头打去，微弱得仿佛蚂蚁。有人在掌舵，有人在祈祷，有人惊慌失措……我知道，不过片刻工夫，一艘船就被打碎了，一船人卷进了浪里，尸骨无存，只有一堆瓷片见证那些过往。

水下文物与土里文物不同，不敢深究，不能深究，每件器物背后都是惨绝人寰的海难，风吹浪打去，了无一人还。那些望海的老人、女人，还有孩子，他们是父母妻儿，再也等不到扬帆归来的那个人。

每见古物，总能让人心收起来，低下去，油然而多了正心诚意。海捞古物除此之外，还让人难过，为生命的无常而难过。

博物馆里有两个展览：南方有佳木——海南黄花梨沉香体验展。

故宫·故乡·故事——故宫博物院藏黄

花梨沉香文物展。

海南的黄花梨、沉香历代为人所重，在岛上承天养地护，享雨露恩泽，各成其材。

名家专栏·南游杂记

访古

■ 胡竹峰

它们走出海南山里，一路辗转到了匠人之手，再远行至京城，入住帝王家。风风雨雨，古物无恙。不禁想起书上读过的情节：某户人家的男子，行旅游学，步履开阔，人气健旺，遭来多方嫉恨，不时有秽言凶讯传回故地。家人塞耳还有杂音，闭目魔魔依旧在前，久而久之，以为那人早已殒灭旷野，虽难过揪心，只得狠狠割舍，弃绝记忆，每日言语都避开谈论那个未归的人。岂料某年某日黄昏，屋外步履纷沓，笑语欢腾。家人窥之门缝，只见当年远行的男子，器宇轩昂，从者如流，浩浩肃穆，恭立门外。家人急忙开门相拥，拭泪相问，才知道这么多年他浪迹宇内，周济天下，一路伤痕斑斑，而身心犹健。家人烧水为沐，煮米为食，裁布为衣，整榻为憩……

这些黄花梨，这些沉香就是那户人家的男子啊。漂泊了几百年，终于回来了。一些水下文物让人想起以前看过的欧美小说的插图，也想起波涛、船舶速写或版画、油画、水彩与摄影，还想起南粤风情的旧照片与连环画。不同的是，那是在纸上，

不如博物馆里活生生来得真实。

有幸见到几枚高古器。其中有三枚玉璧，皆为两千多年前的旧物。玉璧内外边棱皆凸起，两面皆有凸浮雕满饰纹，纹饰不同，有谷纹，有勾连云纹，有蒲纹，琢工精细，两面纹饰相同。一枚周身遍布黄、褐、白三色土沁，一枚石化严重，原本的玉质被遮盖，璧身有断粘痕迹，一枚玉璧品相如新，玻璃光依旧透亮。

另见一件三叉器，形状如山，下端圆弧，上端分叉，中间略短，左右平齐，整体黄白色，正面是稍有弧凸的平整面，阴刻兽面纹，浅刻工艺细腻精湛，令人叹服先民的技艺。还见青玉素面圭，腰身狭长，方首平端，一端有锋，触手犹有利刃感。圭多为古人朝聘、祭祀、丧葬时所用的玉制礼器。

最珍贵的是汉鎏金铜框镶玉樽，外表饰勾连谷纹，侧附铜耳，直口，短把，带盖。盖有花瓣状钮，掀开看看，杯体通直圆筒，底座下有四鸟足，底面有同心弦纹及勾连谷纹。高古纹饰里最喜欢谷纹，像刚发芽的种子，粒粒饱满，寓意极好，有丰收的期盼。前些年请玉器行新制了一枚和田玉谷纹璧，戴了很久，女儿喜欢，挂在脖子上，至今日夜不离。

得见宝物，好福气。好福气在大饱眼福，有人存得《瘿鹤铭》拓本，兴致大好，说眼福足补腰膝疲。眼福比口福格高，也不尽然。近来吃得几回烧白菜，松、软、脆、嫩，有春阳、夏露、秋水、冬霜风味。

馆长辛礼学先生是皖人，其名有儒家气，经师气，谈古极好，深入浅出，仿佛听旧人话本。很久没有看话本了，前几天在友人家见影印明刻本《拍案惊奇》，勾起旧事，那本书是我少年时候的玩伴。

（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）

节间词话

母亲是一穗麦子

■ 鲁珏

母亲常说，她是一穗直立在田地里的麦子。每次回老家，总会见到母亲坐在离老屋不远的一块田坎上，呆呆地看着眼前一块并不大的麦地。我心里想，可能是母亲过去在田地里劳作惯了，一下不做了不习惯。

只是那天，田地里的麦子抽穗了，母亲不经意说起，去年冬天下了好几场雪，看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，穗头大而直。我猛然懂了母亲的话，原来母亲就是那一穗实而直的麦子。

从我记事起，母亲就是村子里清晨开门出地最早的一个人。那个时候，父亲在外乡教书，很少能够帮上母亲。所以，从秋后的十月间种麦子开始，地里总是母亲一个人在忙碌。

麦地是坡地，母亲也会像男人一样使唤耕牛。犁耕不到的地方，母亲就会用锄头一锄一锄地挖开，整平。麦子播下后，母亲的心思便扑在了麦田里。

大约十来天，麦子冒出星星点点的嫩芽。可当它长到不足半尺时，就到了冬天了。当寒风不停地袭来时，麦子却在寒风中矗立，没有半点儿遮挡。即便是下着大雪，它照样顶着霜雪傲立在田野中。也是，别的庄稼都冬藏的时候，麦子却在经历寒风冰雪。

种植麦子比种苞谷稍稍省力些，至少不需要锄几遍草。春来冬去的时候，母亲就会扛着锄头下地。母亲用力地挥动着锄头，锄掉地里的杂草，顺便把麦垄理齐，便于沥水。

南方的麦田不像北方需要浇水，几场春雨后，地里就保湿了，麦子便一天一个样地猛长。拔节，抽穗，扬花，灌浆，就慢慢成熟了。春末夏初时，麦穗就开始摇晃着笨重的脑袋，好像风中也飘散着麦子成熟的韵味。

麦子抽穗后，母亲每天的工作就是去田里巡视好几遍，生怕麦子出个什么意外。田边的树林中，不时传来布谷鸟清脆的叫声，似乎在告诉她，一个收获的季节来了。

快到割麦子的时候，母亲早早地就把镰刀找出来，浸泡在盐水中。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加盐，母亲说这样镰刀磨好了就不会钝。等镰刀喝饱了盐水后，母亲总会用几个晚上来磨镰刀，直到镰刀口闪着泛白的光，才会罢手。

当锃亮的镰刀割倒田地里最后一株麦子的时候，母亲好像才第一次长时间直起腰来，满心欢喜地看着放置在地里的麦捆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。那种笑，是只有在收获后才有的富足。

阳光下，母亲把收获的麦子晒了又晒。在摊晒的过程中，她一遍又一遍用木耙推着，好让每一粒麦子都能染上阳光的味道。初夏的阳光虽没有六月炽热，但也只需两三天，麦粒便晒干了。夜已经很深了，我们等不得母亲在石磨上磨面了，便进入了梦乡。

等我们第二天醒来时，一阵阵新麦面的清香就浸入鼻孔，我们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，跑向厨房，问母亲什么时候麦面把把能熟。当母亲递给我们一人一个又白又大的把把时，那种满足简直是难以形容。

母亲就是这样，不论生活怎么艰苦，总是用不辞劳苦换来餐餐的饱足。如今，母亲老得已干不动农活了，可她还是喜欢到田里转转。虽然早已看不见随风摇曳的麦子，可她依然看得津津有味，若有所思。

我知道，母亲就是一穗经历风雪、直立向上的麦子。她心中的麦子一直在阳光下生长，在精心打理中抽穗，在风中散发着独有的清香。

风物写意

春之声(外二篇)

■ 邹旭

轻阴、微醺的午后，南渡江沿岸的花也开出了酒味，被煦暖的海风吹送入鼻，人也变得懒洋洋而欲眠了。

春天贵在一个“早”字，妙处恰存于王摩诘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诗韵中。叶绍翁的“红杏出墙”，贺知章的“春风裁柳”都倍觉迟钝。

怀想老家的早春，是被鸟儿婉转的鸣唱唤醒，还是被檐冰清脆的裂跌声惊醒，抑或是被孩子们的放风筝的嬉闹叫醒？风尚刺骨，但身子分明开始发痒，杨柳的飞絮，梧桐的旧年叶片上纤细的毫毛，在你全无知觉中侵袭你的肌肤。告诉你：春天来了。还有隐约的花香，你嗅得到，却觅不出什么花，在什么地方。早春之趣，于我全在于此。待到市上出现售花的人，桂子山初黄的枇杷紧邻塔珈山烂漫的樱花，如织的游人便如潮水般涌来，早春其实早已通尽。

给湖北的友人打电话，询问老家的消息。友人兴奋地说：正下雪，你听，你听我踏雪的声音。我的眼前，便白茫茫一片了。回过神，原是江畔芭茅招摇的一片细白的花穗。小时候，我和一群小伙伴们常到芭茅地寻找茅草的花苞——我们那里叫“茅针”，连同草茎一齐拔出，剥出嫩穗揉进嘴巴，那份清芬柔嫩的感觉，已有三十多年不曾体验过了。

于是唤醒友人，在白茫茫的茅花中寻觅未绽的穗子，聊作今春的一份慰藉了。

◎清明

清明这天，在文明东路闲逛，发现有人卖煤油灯。样式虽不甚好，却也小巧，置于案头算得上是一件怀旧的缀品。

孩子比我更喜爱这小物什，居然乐意跑杂货店买煤油。晚饭时关了电灯，点了油灯，餐厅里便铺上一层明明暗暗跃动的光亮。

忽然记起奶奶原有一盏这样的灯。她总舍不得把它拧亮，怕吃油，以致记忆中，她的面容也模糊不清，只有一个老妇的轮廓而已。那灯似乎禁不起一缕清风的吹拂，但它一直跳跃在奶奶的床头。

后来，它跳到奶奶的坟头。看着灯下的人影儿，我突然意识到：奶奶并未远离，而是藏在这不甚明亮的光影中，慈爱地守护着我们，守护着她最后的江山。

我一抬头，闪烁的灯火，仿佛奶奶躲闪的眼睛。

◎鸟唱

梦中醒来，窗外鸟雀唱得正欢。每天清晨六点到（冬天要迟五十分钟，总是一两只鸟费力地先吆喝一阵，其他鸟陆续才开始应和，似乎鸟也像我们人一样喜欢睡懒觉），群鸟就开始练声了。我蹑手蹑脚起来，轻轻悄悄地把窗玻璃推开。房间立即便被汹涌的鸟语淹没。每一根神经都舒心地接受音符的抚摸，这是新的一天最好的问候。

我曾用手机将这浑然阔大的晨曲录下，克隆到电脑，把声音放大后欣赏。可惜的是，仅能辨出一种类似喜鹊的鸟叫。白天我曾观察过各种各样的鸟，其中一种头戴红冠，双脚细而略长，最为从容，小孩几乎要捉住它时，它才不紧不慢地飞起，旋即又落在不远的草坪上，清脆地喊几嗓子，很乐意跟人玩呢。友人出差为我带回一套班德瑞乐团的专辑，可以听到阿尔卑斯山原始森林的鸟鸣，罗亚尔河潺潺的水声。

还有雾哩，摄隐隐约约的花香，煮好一壶早茶。躺在床，我出神地听着，嗅着，领取自然的赐予。我以为，这是比梦还要美好的境界。

椰岛

投稿邮箱

hnrzbpb@163.com